

胡適講學妙語

●顧學頤（大陸作家）

講課時的兩件趣事

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是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白話文的開拓者，馳名中外，無須我多講。五十年前我有幸先後聽過他講演和幾次講課，印象較深，這裏僅記他講課時一兩件趣事。

大約是一九三一年或一九三二年（據其他資料，胡在一九三一年十月曾到過武漢），我正在湖北省立高中念書。一天，學校貼出通知，叫我們到大禮堂聽講演。——原來是湖北省主席何成濬和教育廳長黃建中邀請並陪同大名鼎鼎的胡適和湖北籍的地質科學家李四光到校參觀並講演。黃建中致歡迎詞後，即請兩位客人講話。他們彼此推讓。李四光說，我是湖北人，也算主人，當然請客人先講。胡適不便再推辭了，便從容不迫地站起來，一副瀟灑儒雅的神態，已攝伏了全堂一千多人的注意力。

他主要講了古人的兩句成語：「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他說，這兩句話是合乎科學的。為什麼「流水」才「不腐」，「戶樞」才「不蠹」？我們今天應該用科學的眼光，科學的方法去分析、研究，得出一個科學的結論，而不要盲目地信從古人，或懷疑古人，讀書應有這種精神。

孔夫子門前賣四書

最後，他說：我當着李四光先生這位科學家講科學，有點像在孔夫子門前賣四書一樣，好了，現在就請孔夫子（手指着李四光）來給諸位講科學吧！——引起全場開笑。

過了幾年，又在正式講課的場所，聽到他更精采、更有趣的講話。

一九三五年秋季，我正在北平師範大學國文系念書。

那時，師大國文系所設課程，包括幾種不同性質的系列，即：純文學類的，語言文字類的，學術思想類的；另有教育類的幾門必修課。各系列都有必修和選修課，後者由學生自由選讀。學術思想系列的課程為：周至唐思想（包括諸子、漢唐經學），宋元明思想（包括佛學、理學），清代學術思想等。宋元明思想一課，由文學院長黎錦熙擔任，他主要講陸王派哲學。另請北大的胡適講佛學中的禪宗（當時他正在研究楞伽宗），清華的馮友蘭講程朱學派。（當時北平的幾所大學中的名教授，大多互相在各校講學，如楊樹達、陳垣、鄧之誠、錢穆、蕭一山、孫人和及錢玄同、黎錦熙等都曾在師大及各校教課。這對學術交流，互通風氣，是有積極作用的。）

胡適第一次開講時，由校長李蒸和黎錦熙院長陪同一起到擠滿了聽眾的大講堂。介紹後，胡適說：李蒸校長、黎院長錦熙先生本來只約我講一次的；今天，他們非要我多講幾次，把禪宗講完不可。唉！今天我受了他們的重利盤剝！——一句話，引起全堂大笑，活躍起來，打破了嚴肅沉靜的空氣。接着，他說：黎錦熙先生要我為諸位講禪宗，我先講一個故事。

美女都會變老變醜

一位老裁縫，積了一點錢，送他的兒子到倫敦上大學。一次，他兒子來信，他不識字，只好請隔壁一位殺豬的屠戶（屠夫）代他看信。屠戶也識字不多，把信紙翻來復去看了看，對他說：你兒子說，上次寄去的錢已花光了，請你務必趕快再寄二十磅去。裁縫問：還說了什麼？屠戶說，什麼也沒有了！裁縫回到家中，越想越生氣，心想：我憑十個指頭每天辛辛苦苦為人家縫製衣服，省吃節用，好不容易積下一點錢供他上大學，他竟然不知好歹，下命令似地，要我趕快寄二十英磅，連一句問候平安的話都沒有！真是白養活了他！不寄，看他怎樣！

正在生悶氣的時候，一位牧師來請他做衣服，問他為什麼生氣。他詳細講了情況。牧師說，讓我看看。牧師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對裁縫說：你的兒子寫得很好麼！我講給你聽。信上說：爸爸，您近來身體好嗎？您每天辛辛苦苦地幹活，省吃儉用，很不容易賺一點錢，大部分都寄給我，我心裏很不安。只能特別用功，學好了，將來好好報答您。近來又選修了一門新課，需要買幾本必需的參考書籍。另外，下月的膳食費也要支付了。因此，想請您設法寄點錢來，如果寄十磅來，我很感謝；如果是二十磅，就更感激不盡了！

裁縫有點不相信，問：真是這樣寫的吗？牧師說：我那能騙你！你想：幾頁紙，只寫錢花完了，快寄二十磅幾個字麼？裁縫一想，對呀！——他一高興，當天就給兒子寄去二十磅。

胡適接着說，同是一封信，兩個人的說法不同就產生兩種不同的效果。我今天來給諸位講禪宗，就好比那位屠戶看信一樣，最好，還是請黎錦熙先生來當牧師，給你們再講一遍吧！——全堂大笑。

後來，講五停心觀以治貪心，講到「不淨觀」時，他說：當你看見一位非常漂亮年輕貌美的小姐，她的頭髮、眉毛、鼻子、眼睛……一舉一動，無一處不吸引着你的注意力，讓你神魂飄蕩，真像張生見了崔鶯鶯，如醉如痴。可是，有了禪宗修養的人，他竟絲毫不為所動。是什麼祕訣呢？——其中一種，叫做「不淨觀」。就是他身不淨、自身不淨。比如說：那位漂亮小姐，從現在看，的確很美麗動人；但從她的過去和將來看，就會讓你心灰意冷，不再「貪心」去愛她了。……就說她的將來吧，二十、三十，還很漂亮，到了四十、五十，身體發胖，不那麼窈窕了。六十、七十，滿臉皺紋，頭髮變黃變白，走路蹣跚，穿不了高跟鞋，成了名副其實的老太婆。然後，八十、九十，可能不到那時已經死了，就更糟糕了。裝進棺材，埋在地下，漸漸尸首腐爛，蛆虫滿身蟻動，最後只剩下一架枯骨，一切都完了。——想到這些，縱然「如花美眷」，還有什麼可愛呢？

粉紅色求愛信多多

這時，坐在前排的女同學中，已有些不安和憂鬱的表現。胡先生已察覺到這種情況；便以詼諧的口吻，來轉變這種沉悶的不安的氣氛。他勸告她們說：這幾位漂亮小姐們，請你們不要就心，沒有男士會相信那些和尙們的混話的。不信，下課後，就會照舊收到你的男朋友寄來的粉紅色的求愛信箋多的是。放心吧，小姐們。——幾句話，又讓全場聽眾大笑不止。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但胡先生的談話有趣而不傷大雅的講話，在我腦子裏仍然記憶猶新。他在留學美國時期，曾多次在演講會上獲獎，可見他確有口才。本文所記，不過其中點滴而已。一九九一年十月，于北京。